

忆往昔

□ 陈贤德

今天,是第37届教师节。想起62年前我考入上海师范大学时,曾立志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培养更多花朵,建设美丽中国。当时,我还写了一首诗《教师的心》,其中两句“我的两鬓会有一天斑白,我的青春却会千百倍地延长”,至今记忆犹新。时光流水匆匆过,那年心愿今已圆。

虽然我从事教育工作只有18年,但我教过学生,也教过老师,我学生的学生有了中学高级教师的——桃李也满园,也有担任报社中层骨干的——文章众口传。在我担任报社总编时,还受命组织过一场群星璀璨的教育界老专家与新闻界代表的聚会。

那是1992年9月10日,延安中路上的南海渔村酒家群贤雅集、星光熠熠。中科院学部委员、上海市政协主席、

# 又逢教师节

复旦大学老校长谢希德和段力佩、袁榕、毛蓓蕾、于漪、王沪宁等一众杰出教育工作者,与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龚心瀚以及周瑞金、张启承、丁法章、金明珠、张煦棠等一众市级新闻单位负责人济济一堂、共度佳节。

会上,德高望重的谢希德教授强调,教育事业一定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社会急需人才。13岁就从教的全国著名特级教师、长期任教于上海市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的毛蓓蕾老师也深情回忆了她教育事业、教学工作、教师职业的心路历程。交大党委书记王宗光、二医大校长王一飞、中科院学部委员马在田、复旦教授张根度、旅游技校校长金善鹤、建平中学校长冯恩洪等或发言、或交流,氛围很好。酒店总经理、曾是羊城“十大名歌星”之一的陈浩光,他的妻子也是教师,还献唱了一曲《爱的奉献》,引发强烈共鸣。

二十九年弹指一挥间。当年出席活动的谢希德、段力佩、袁榕、毛蓓蕾等老师已经作古;如今已92岁高龄的于漪老师获改革先锋奖章、获评“基础教育改革的优秀教师代表”、获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文科教授王沪宁已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我想,那一天、那一份对教师的尊重、对教育的挚爱,必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这正是——

今日又逢教师节,  
挚爱学生有情结。  
三尺讲台心无邪,  
桃李芬芳是正解。



硕果累累 刘清华 作

父亲 亲母亲

## 当母亲渐行渐远

□ 琪琪

我母亲今年86岁了,她的记忆时而糊涂时而清晰,她的反应时而迟钝时而敏感。母亲却从不认为自己失忆,坚决不肯就医吃药,究其根源,是她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尊,唯恐人家看轻她。

母亲曾经是个非常要强且聪明的人,前两年还在股市大户室独自操盘,买进抛出,分析大盘,探讨走势,股票的长串代码能背出一连串,可自从回家炒股,独自在家看盘操作,她开始抓狂,两年后虽还心系股票,却已有心无力,从记不住密码到不会启动电脑,最后随着炒股的终结,母亲记忆退化日趋严重。

父亲也已87岁,虽很健朗,但也力不从心,便为母亲申请长护险,对母亲的评估结论是,母亲已至中期失智。于是除周日,每天有护理阿姨来为母亲洗头洗澡,聊天按摩等。其实母亲生活都能自理,也没什么机体疾病,仅有时表达困难,语无伦次,很多时候我们不知她在说啥。有次我去看母亲,她对我说,窗外有好多大楼竖了起来,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上去,哪有啊,这些大楼从搬进来就耸立在那儿了,她糊涂了。

生活中母亲越来越依赖父亲,父亲有些招架不住。有次父亲陪母亲去领了一万元退休金,母亲非要自己保管,不几天,母亲找不到了,硬说父亲拿的,父亲说没有,她就说家里进来了小偷。母亲几乎天天在找东西,凡找不到的都说是小偷进来偷了,并一定要去派出所报案。父亲拗不过她,明知门窗都关得好好地且无损,小偷无法进入,是母亲失忆了。为了平抚吵闹的母亲,父亲只得带她去居委通报。父亲事先到居委打招呼,说母亲是有病的,让他们能安抚一下,居委受理后,母亲终于平息安心下来。没出半月,钱找到了,藏在大橱柜底。而为偷窃事宜去居委通报几乎隔三差五要上演一次,真正难为了父亲。

母亲失忆表现最为严重的是用燃气忘关火,已烧糊几个锅子。父亲不让她进厨房,但母亲总不听。有次她把电

热水壶直接放到燃气灶上烧水,正在洗澡的父亲闻到焦糊味马上出来,一看着火了,赶紧扑灭,电热水壶和燃气灶都报废了。父亲干脆锁上厨房门。但一次做饭后,母亲又一次引起了失火,吓得父亲每回做好饭直接关燃气总开关。

对此,我们子女能做的就是耐心再耐心,周到再周到。耐心地倾听,耐心地交流,更多地陪护,更多地关怀。阿尔茨海默病至今仍是世界难题,只能缓解不能根治或逆转,我们仍希望母亲的失忆来得慢些再慢些。如今母亲的时空方位尚不糊涂,她每天坚持去保健所听养生课,还清晰认得回家的路,让我们非常欣慰和宽心。有道是“家有一老赛过一宝”,智能上渐行渐远的母亲,仍是我们手心里的宝。

## 早早场

□ 赵韩德

从前我们这个小镇上,热闹的地方就是十字路口一带。围墙下,有小书摊,油布遮顶,砖头当凳子,几个靠墙的扁架子,摆满连环画,一排排精彩无比,读一本付一分钱。厚点的,老板就一拆为二。我没零用钱,又不敢去蹭看,徘徊再三,回过马路,到林土耕家的墙下看电影海报,这是不用出钱的画展。

路口有一家食品商店,叫“泰和祥”。店面蛮大,有几开间,朝东,对着马路。马路对过,就是大户人家林土耕的西山墙。这面西山墙可是我们小镇的文化窗口,因为它上面有个电影广告栏,很大很大,经常换新电影海报,都是彩色的,比如《海鹰》《英雄虎胆》《古刹钟声》《长虹号起义》《青春之歌》《运虎记》等。我替母亲打好酱油,或者买好大头菜、咸萝卜条,回过马路,总要在迷人的电影海报下欣赏,不舍得走。如果恰好看到广告上有星期天的早早场(即学生场),就迅速告诉弟弟们,一起去缠住母亲要零

钱,每张电影票0.08元,8点开映。

星期天的早晨是美丽的,浦东的田野湿润,大地挂满露珠,鞋子穿过小草,鞋帮变湿而清凉。浦东的田野多河道。我们奔过宽阔的板桥,板桥没有栏杆,敞平。板桥下是平静的河水,不远处是叮叮咚咚的木船厂。粗壮的大圆木挨挨挤挤半沉半浮在河里,顽皮的弟弟们有时不走桥,干脆在圆木上蹦跳过河,真是初生牛犊什么都不怕。如果哪天早上我们显得特别兴奋的话,那极有可能是口袋里佳味揣着。“泰和祥”有适合我们的低消费:盐津枣。非常小的三角包,堆满在柜台上的大玻璃瓶中,每包只要三分钱。如果能用一个三角包的盐津枣来配合看早早场紧张曲折的电影,那真是比过年还开心啦。所以现在看到时尚剧场里的时尚年轻人一面观剧一面大把地消化爆米花,我不免自豪地回想,我们的盐津枣可是他们的滥觞哦。

那时候的电影广告栏,好像成了画家们巧妙展示自己艺术才华的街头画廊。小小的我自然懂不了这么多,只是

□ 虞荣舜

有一年教师节前夕,我和爱人去拜访恩师蒋竹荪老师。靠近淮海路的一条小巷三楼,一间旧式大厢房,墙面有些斑驳,奶绿色的老式家具,迎门出来的是蒋老师的女儿。

蒋老师从阁楼上蹒跚着走下来,他眼力不济,可记性不差。“你怎么找到我的……你什么时候从安徽回来的?”说来惭愧,自插队与老师一别30多年后再未谋面。他没想到我们的到来。凝视他那只眼球浑浊、皱纹深嵌的脸庞,我深感岁月之沧桑,我们都在竭力追念那一份师生情缘,“当年您选我当语文课代表,我至今还记得那幸福的感觉……想不到我也当了语文老师,谢谢您蒋老师。”我恭恭敬敬地递上教师卡和作品自选册,蒋老师欣慰地笑了,并告诉我由他主编的《绝好对联词典》和《书信用语词典》两书出版了,答应以后给我。

那年春节过后,接到蒋老师电话,让我去取书。我兴冲冲赶去,郑重地打开还散发着油墨芳香的词典。从序言中看到如下一段话:“蒋竹荪先生对《汉语大词典》的编写工作曾经作出了很大贡献,并且在‘汉大’出版后还写了几十万字的‘校读札记’……他年事已高,但仍孜孜不倦地辛勤耕耘,十数年如一日。”蒋老师曾是朱自清的学生,他治学勤勉,老而弥笃,学养厚实,让我不胜感佩。

临别时,蒋老师坚持要下楼送我:“以后常来,我跟你是有缘的,还有一些资料慢慢整理好后再送给你。”我握着他那只枯瘦的小手,顿时眼眶一阵潮热。

以后又去过几趟蒋老师家,他还送了我一本由苏渊雷主编、他任副主编的《分类名联鉴赏辞典》,也让我爱不释手。

至今让我无法弥补的遗憾是蒋老师去世,我未能送上一程。唯可告慰的是蒋老师点燃的文学灯火,如今还熠熠生辉。去尽情享受写作的成就和快乐,这或许是对老师最好的报答吧。

## 最好的报答

感到好看和莫名的激动:林道静英姿飒爽地探身在车头上,车旁是激奋的学生们;程十发画的《林则徐》海报,林则徐忠义报国的正义之气充塞天地;《刘三姐》的桂林风景;越剧电影《追鱼》的缥缈奇幻;《上甘岭》的漫天炮火和艰苦的坑道;《攻克柏林》的激动人心……至今还在我的眼前晃动。

电影是很厉害的,不但看的时候激动万分,看了以后依然会余波荡漾。隔壁邻居家的大儿子,比我大好几岁的阿宝哥,那年正好初中毕业,看了《军垦战歌》,马上就在学校报了名,要到新疆去。《军垦战歌》的电影插曲实在太迷人了:“朝霞染湖水,雪山倒影映蓝天。黄昏烟波里,战士归来鱼满船。牛羊肥来瓜果鲜,红花如火遍草原……”后来学校还让阿宝哥在大礼堂给全校师生作报告。阿宝哥报告讲到最后,勇敢地唱道:“穿上新军装,迎着红太阳,告别黄浦江,高歌进新疆。好儿女,志在四方,像那天山雪莲斗冰霜。”阿宝坚决去了新疆军垦农场。

而电影院前的特大电影广告,是搭起脚手架后由电影公司的专业人员画的。